



革命领袖卷

李大钊

王朝柱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封面设计：吕敬人

责任编辑：赵燕玲

李 大 钊

王朝柱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5印张 2插页 101千字

1991年6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4次印刷

印数62,501—72,500册 定价2.35元

ISBN 7-5006-0955-8/G·175

李大钊同志，字守常，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。七岁起在乡塾读书，一九〇五年入永平府中学，一九〇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。青年时代，目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，激起了爱国热忱，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。一九一三年，含愤东渡日本，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。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，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。一九一六年回国后，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，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。

李大钊同志于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，后兼任经济学教授，参加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。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的“五·四”爱国运动的发展，他又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。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，如邓中夏同志、高君宇同志等。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。他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。在党的二大、三大、四大，都当选为中央委员。一九二四

602115

年底，任党的北方区委执行委员会书记。他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、“二·七”大罢工等著名斗争。一九二二年，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，并于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，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一九二六年，李大钊亲自领导、参加了震惊中外的“三·一八”惨案。不久，奉系军阀张作霖率部进入北京，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。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，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。次年四月六日，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。他备受酷刑，在监狱中，在法庭上，始终大义凛然，英勇不屈。四月二十八日，他和同时被捕的二十位革命者一齐遭绞杀，临刑时毫无惧色，第一个走上绞架，从容就义。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。

本书记叙了李大钊同志东渡归来后，在北大宣传马克思主义，领导发起“五·四”运动，及至筹建中国共产党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革命活动。

引 子

暮秋的海风萧瑟作响，鼓起千顷波涛，掀起万丈狂澜！

夜幕渐渐笼罩住了上海，黄浦江中如蚁的巨轮又燃起了五颜六色的灯火，就像是一只只瞪着各种颜色眼睛的猛兽卧踞在江上。沿着江边林荫大道走来一位体魄魁梧的学者，他身着青布长衫，脚踏圆口布鞋，天庭饱满，发型偏分，两道浓浓的眉毛微微耿立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，从镜片那圆圆的密纹可知，他的双目是高度的近视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撇黑黑的八字胡，显得有些斯文、潇洒，再配上那深沉、凝思的神情，俨然一位敦厚的长者形象。他就是李大钊，时年二十八岁。

此时的李大钊，为了躲避复辟派张勋的追捕，在好友章士钊及其夫人吴弱男的帮助下，南下上海避难，正寄居在友人家中。旧地重游，万端思绪一齐扑入心头。当他想到去年东渡归来，北上主笔《晨钟报》那踌躇满志，定与旧势力决一死战的心情，真是大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！

这段时间，李大钊经常徜徉于黄浦江畔。他望着浊浪涛天的大江，听着泊于江面的巨轮的吼叫，沉思着这一年来的江山变故、世事沧桑，真是江山依旧，人事全非了啊！他东渡归来，原以为边学习马克思主义，边用已形成的朴素的唯物史观

唤醒民众，为“再造青春之中华”而献身。但是，先为有意栽培自己的所谓“恩人”——汤化龙议长所不允；面对北洋政府借孔丘的僵尸，企图复活帝制集权，他率先大闹孔家店，以图根绝帝制的思想体系和伦理观念，继而又为自己的老友章士钊所不容；俄国的二月革命爆发了，他想借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，促其国人的猛醒，结果又被当权者视为异党邪说，张勋一旦举旗复辟，自己也只好仓皇出京，亡命南来……李大钊终于悟出了这样一条真理：封建极权者不希望人民觉醒！人民一旦从浑于世说的孔子枷锁中挣脱而出，这些极权者的末日也就来临了！……

这天傍晚，李大钊再次徜徉在黄浦江畔，瑟瑟的晚风牵动着他的衣衫，如血的残阳渐渐化做暮霭霞霏，倒映在滚滚东去的黄浦江中。他溯江眺望不息的江水、倒映的晚霞，一种极度悲凉怆然的情感涌上心头。

然而李大钊很快便从这种悲国伤情中解脱出来，以一种新的姿态面向社会、面向人生。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，解剖了志士仁人的不同的救国道路，也分析了民国革命以来所走过的坎坷里程。确认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、思想予以剖析，才能从中悟出其规律，才能发现更为远大的革命前程。为此，他集中全付的精力学习、研究马克思主义。他折服于马克思所创的革命学说，但当今的世界上，还没有一个国家应用马克思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！就说马克思本人所关注的巴黎公社吧，也仅仅以无产者的热血谱写了壮丽的革命篇章！李大钊为此经常自问：中国的民族革命该向何方发展呢？！……

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！李大钊为之欢呼，为之雀跃，他就像是在漫漫的沉夜中，看到了一盏明灯，骤然之间心明眼亮了！他从占据不多的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中，终于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。他坚定地认为：中国革命，不能再走辛亥革命的老路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革命指南，走俄国十月革命的新路！

李大钊是何等地希望占有更多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材料啊！然而，侨居在上海只能从报纸上星星点点，只言片语地找到一些。怎么办呢？！……正当李大钊陷入不能占有十月革命的材料，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之苦痛时，已经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，兼逻辑学教授的章士钊突然寄来一信，约李大钊北上，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。李大钊欣喜若狂，即日北上，在人类知识的宝库——图书馆中开辟新的革命战场！

(一)

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。校址设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和清末的翻译学馆两处。学生近两千余人。当时的校风很腐败，学生年纪大小不一，已是举人、秀才的学生也不少，校内的工友称他们为“老爷”！一般是穿长袍马褂，时髦一点的穿长衫和西服裤，除少数读书研究学问的而外，打麻将、捧戏子、逛八大胡同成风。生活相当散漫，谁也不管谁，谁也管不了谁。辛亥革命之后，遂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，但名改实不改，过去工友称呼学生为“老爷”！如今改叫“先生”了，学生中穿西服者也渐渐地多了起来，如此而已！……

袁世凯死后，北京大学请来了政治、思想、教育诸界集于一身的巨子蔡元培出任校长。他办学的宗旨为“夫大学者，囊括大典、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”。他从教育入手，改革北京大学的学制，力主将工科划归天津北洋大学，停办法科，专办文理二科；整饬北京大学的校风，创造北京大学自由争辩的学术空气。由此迄始，北京大学渐渐从无声无嗅的昏然之中醒来，以崭新的面貌挺立于京都，成为我国名符其实的最高学府了！

北京大学图书馆设在马神庙的校内，原为藏书楼扩建而成。内藏各家争鸣之说、历代名著，可谓洋洋大观。然而，近代欧美诸家的学说，尤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少得可怜！

李大钊入主北京大学图书馆之后，订了各种文版的报纸，买了许多西方原版的著述。自然，他还有意购置了大批俄国的报刊书籍，力图把这座不算大的图书馆，办成学生汲取知识的园地；同时，还要成为全国研究马克思主义、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场所。他每天穿着一件布袍子，态度诚朴谦和，时时含着微笑，以马克思主义学说吸引激进的年轻同学，主动热情地帮助他们解惑，诚恳细致、平等待人地畅谈自己的看法。没有多少时间，这座昔日少有人问津的藏书楼，今天却变成了气氛庄严，师生盈室的图书馆了。李大钊这位新上任的主任，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革命磁石，很快团结了一批追求真理，勇于前进的青年学生。

隆冬逝去，春天来临。北京大学满院的丁香花怒放，在枝头散发出诱人的香味；古老的槐树抽发新的枝芽，绿中有黄的叶片长满树冠，形成一个绿色的天然华盖，遮挡着射来的阳光。一个春雨过后的清晨，李大钊穿过后河沿，走进了马神庙的校园。他健步走在甬路上，一股诱人心腑的香味扑鼻而来，不禁深深吸了几口，大有心旷神怡之感！

李大钊步入图书馆，没有直接去主任办公室，他帮着图书馆的助理员们归整书报，清扫卫生，准备开馆迎候借阅图书的师生。上课的铃声响过了，图书馆准时打开了馆门。这时，有两位守候门外的学生夺步而入。打头的是一位衣着整洁的青年，他身材魁梧，眉目清秀，乌黑的眸子炯炯有神，用心观察，可见他左眉心边有一颗突出的黑痣。紧跟其后的是位穿布袍的青年，他身体显得有些单薄，面色甚是苍白，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样子。他们二人径自走到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，望着

匆忙起身的李大钊矜持片刻时，那位左眉心边长着一颗黑痣的青年恭敬地问：

“李主任！有德文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吗？”

“有！”李大钊先是一怔，旋即回身从书橱上取来一本德文小册子，递给了那位左眉心边长黑痣的青年，笑着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原文能读得懂吗？”

“我叫邓中懈，德文水平很低，读起来会很吃力的！”

这位叫邓中懈的青年，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邓中夏同志。一八九四年生于湖南省宜章县，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里。由于他的父亲是个清朝举人，当过省参议员、县长，旧学底子很深。因此，邓中懈从小接受了古典文学的教养，并能写得一手好字。一九一七年，他怀着做一个文人、学者的抱负，随父亲来到北京，七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。新学期一开始，就听说撰写《青春》的李大钊先生接任图书馆主任，他真想冒昧地前来请教，碍于师长的所谓尊严，遂又把这一念头打消了。不久前，又听说李大钊主任给哲学系讲课，他依据北京大学随意听课的规定，悄悄地挤在正式听讲的学生的后边，急切地盼着李大钊主任的到来。突然，乱哄哄的教室静了下来，李大钊依然穿着那件褪了色的布袍子，留着两撇浓浓的胡子，戴着那副金丝镜框的眼镜走上讲台。给邓中懈的第一印象是敦厚、朴实。当他听完李大钊的哲学课后，他又倾倒于李大钊讲述的宏论，事后，他听哲学系的同学说：李大钊主任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。思忖再三，遂决定借阅《共产党宣言》之便，能够拜识仰慕的李大钊主任。

李大钊望着有些发窘的邓中懈，微笑着说：

“学习就是要吃力的！遇到疑难的问题，我们可以一起研究。白天功课忙，晚上可以到我的住处磋商。”

“谢谢李主任！我一定去拜访，当面聆听您的教诲。”

李大钊指着那位面色苍白的学生，近似玩笑地问：

“忧国志士！我借给你的书看完了吗？”

“看完了！今天我是来向您还书的。”这位叫忧国志士的青年把手中的英文书还给李大钊，又有些腼腆地说：“李主任！再借给我几本书看吧？”

“可以！可以……”李大钊从写字台上拿了几册书递给忧国志士，指着邓中懈又问：“你们早就认识了吧？”

“不认识！”忧国志士摇了摇头：“今天借书，偶然碰在一起的。”

“那，我来帮你们认识一下。”李大钊指着忧国志士对邓中懈说：“这位忧国志士姓高，名尚德，字锡三，号君宇！”

忧国志士高尚德，就是后来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和知名的理论家、宣传家高君宇同志。一八九六年诞生在山西省静乐县的一个地主家庭里。早在县立高等学堂读书期间，就不满于清朝腐朽的统治。辛亥革命之后，他由衷地赞成实行共和制，和父亲一齐剪掉辫子，以示革故鼎新。一九一二年，高君宇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，“目击时艰，痛国沉沦”，愤然投入到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的斗争。洪宪王朝垮台之后，高君宇为了寻求救国真理，辞别故乡来到北京，考入北京大学，入理预科。期间，他捧读《新青年》，李大钊的《青春》像是一盏希望的明灯，点燃了他对“青春中华”美好的憧憬。初进北京大学因体质儒雅，得一“文弱书生”的别名。近来，他却以谈吐

慷慨激昂，尤其讲到忧国救民之时，往往竟声泪俱下，故又得一“忧国志士”的雅号！李大钊北上就任图书馆主任不久，他就慕名来到李大钊的主任办公室，愤慨地谈起了忧国救民之道，并请求李大钊收他做一名课外的学生。李大钊十分喜欢高君宇率直的性格，严以治学的态度，他们很快就成了一对志同道合的师生谊友了！

邓中懈十分高兴地握住忧国志士高君宇的手，很是风趣地说：

“你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，我是一个身强力壮的青年，遇上顽固派向你进攻时，我可以挺身而出，做你的后盾！”

突然，校园中传来了阵阵的吵闹声。李大钊愕然一怔，快步走到窗前，透过玻璃向院中一看，只见立在图书馆前的广告栏四周围着一群学生，其中一个身着朴素，膀大体宽的青年大声吵闹，大步走到广告栏前，愤然撕下了贴上面的布告，举在空中摇了摇，又大吵大闹地离去了。李大钊不明其因，转身望着伫立一边的邓中懈、高君宇，茫然地问：

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高君宇摇了摇头，示意不知。邓中懈却很有情绪地“哼”了一声，旋又淡然地说：

“我们文科院的陈独秀学长，为了响应蔡校长整饬校风的号召，制止学生夜间外出嫖赌之风，出布告处分学生！”

李大钊听后，禁不住地暗自说：“北大的校风也太不像话了！陈学长出布告处分嫖赌的学生，他竟然还敢大吵大闹的揭布告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但是，当他想到陈独秀的私生活有失检点，可能被处分的学生对此不服，又感叹地暗自说：“先生，

先生，首先要做到先于学生，为人师表，方能正人！”稍顷，他再望望那位远去的学生还在吵闹不休，暗想：“如无其它缘由，仅仅是仲甫有失检点，恐怕他也不敢如此妄为！”因此，他问邓中懈：

“请问，这位学生为何敢撕布告？”

“是陈学长处分错了！”邓中懈不平地说。

李大钊闻声大吃一惊，忙又问：

“你认识这位学生吗？”

“认识！他叫赵尔康。”邓中懈接着把这位出身铁路工人家庭的赵尔康简介过后，又很有情绪地说：“我非常了解他！为人正派，富有正义感，用他的口头禅说：我是肩负着中国铁路工人救国的希望来北大念书的！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下流的嫖赌事呢！”

赵尔康的这句口头禅深深地震撼了李大钊的心灵。他再想想赵尔康的体魄，撕布告的作为，暗自说：“他应当是这样一个人！”然而，当他再次想到那张布告时，又疑惑地问：

“中懈同学！你知道是谁向陈学长报告这件事的吗？”

“知道！是刚到北大任教的一位教授，听说是个冥顽不化的保皇党！”

“是个冥顽不化的保皇党？……”李大钊沉吟片时：“这位教授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刘羽！”

“刘羽？！……他也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？”

“对！听说是蔡校长亲自聘请的，说刘羽的古文造诣很深，又经过一代名儒王国维的指点，对文学系的建设不无好

处。”

李大钊深知刘羽的人品，也清楚陈独秀的个性，他吟哦顷许，毅然地说：

“中懈同学！君宇同学！改日再谈吧，我得去找陈学长。”

陈独秀去年春天来北京筹募编撰辞典的经费，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。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写的字“其俗入骨”，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，数十年如一日，终于成为一代书法的泰斗，此乃题外话。但是由此二人得以相识。沈教授事后向蔡元培校长荐举，由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。蔡元培久闻其名，慨然应允，并答应把《新青年》也搬到北京来办。这样，陈独秀便携眷北来，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了。

陈独秀的文科学长是块牌子，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办《新青年》上。由于他在私生活上不大检点，夜里常跑京城的八大胡同，保皇党、顽固派的报纸经常披露他逛妓院的轶事趣闻，所以续妻高君曼得以知晓。结果先是争吵，继之打闹，最后只好分居。高君曼留居北池子寓所，陈独秀寄宿文科学长的办公之地。附带写一笔，事后成为知名画家的青楼女子张玉良，也是陈独秀首先慧眼识才，并推荐给刘海粟为弟子的。陈独秀对于社会上传闻他的风流韵事，依旧是处之泰然，一笑了之。但是，他作为文科学长，对于蔡元培校长处分嫖赌学生的严令不能不执行，故只好例行公事，听说某某昨夜外宿不归，就一律按嫖赌论述，张贴布告，如此而已。

陈独秀于学问之道是非常认真、严肃的。一旦他认识到

的东西就弃旧图新；当他认为坚持的东西是对的，无论多少人反对，他都亮明旗帜与之对垒。再加上他认为对人的毁誉裁决，绝非一代人说了算的，因此，往往以谬种为正确，坦然处之。可是，他在生活上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的地步。他不大注重衣着，不修边幅，以此为荣。而且对于社会上对他的传闻，只是笑笑，从不辟谣，俨然以大学者气度立于俗人之间。

再说赵尔康扯下诬陷自己的布告，一边大声吵嚷，一边朝着陈独秀的学长办公室兼卧室疾步走去。这时，守在门口的工友匆忙举起手，示意赵尔康止步：

“站下！陈学长正在写文章。”

赵尔康闻声欲要发作，一看是个上了岁数的工友，他又强忍住火气，摇了摇手中的布告，愤慨地说：

“这不关我的事！他必须收回这张布告，再出一张为我平冤的布告！否则，我就拉他去见蔡校长！”

老工友深知北京大学的学生惹不起，只好婉言说明陈学长著文立说时概不会客，哀求赵尔康不要去找，更不要在此大吵大闹。赵尔康哪里听得下这些，强行推开拦阻的老工友，夺步赶到门前，伸手用力击门，大嗓门高喊：“陈学长！请出来！！”

室内传出有力的脚步声，顷许，咣当一下，屋门洞开，陈独秀怒目站在门前，打量了一下满面怒色的赵尔康，不由得一怔。当他发现赵尔康胸前北大的校徽时，又异常严厉地说：

“我命令你：立即离开此地！不要把不务学业的恶习带到我这里来。”

赵尔康对这位陈学长的私生活早有所闻，对他出自己的布告更怨气难消，再一听他如此斥责自己，气得就像是一头暴

怒的狮子，一把揪住陈独秀的衣襟，用力一摇，险些把陈独秀拉倒在地。旋即大声质问：

“您身为学长，有何证据，说我昨天夜里在校外嫖赌？！”

陈独秀很快从震愕中清醒过来，把头往旁一歪，做出一付不屑于理睬的样子，不失学长身份地答说：

“你昨夜外出，不曾归校！”

“夜不归校，就一定是在外边嫖赌吗？”

陈独秀在赵尔康愤然地追问下语塞了，赵尔康气得大吼一声：“这是荒唐的推论！”遂怒不可遏地揪住陈独秀的衣襟，大声命令地说：

“走！您我必须找蔡校长评理去！！”

“不用去找了！我命令你：立即放开陈学长！”

赵尔康闻声一怔，惊得右手不禁松开了陈独秀的衣襟，他迅然回身，只见一位年过半百的学者站在面前，那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严厉地看着自己。赵尔康身不由己地行了一个礼，十分恭敬地叫了一声：

“蔡校长！……”

赵尔康称谓“蔡校长”的学者，就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。

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，父亲是钱庄经理，叔父是举人。他于一八八九年中举人，一八九〇年中进士，一八九二年为翰林院庶吉士，一八九四年补编修。甲午战争以后，开始接触西学，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。百日维新中同情维新派，钦佩激进的改良主义者谭嗣同。政变失败后，回绍兴立志兴办教育，培养救国人才，遂开始了教育生涯。一九〇四年在上

海创立反清革命组织“光复会”，被推选为会长。不久，又加入同盟会，并被指定为上海同盟会分部主盟员。革命暂时受到挫折之后，又于一九〇七年赴德国留学，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、文学、美学和心理学，深受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。辛亥革命胜利后，他西渡回国，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教育总长。之后，由于提倡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制度，同时提出停止祀孔，废除读经，遭到了拥袁复辟派的反对，遂辞职旅居德国，从事研究、著述。“洪宪王朝”垮台之后，受聘北京大学校长之职。

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，坚决反对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主张，提出“学术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教育方针。他“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；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，即使主张不同，若都是‘言之成理，持之有故’的，就让他们并存，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。”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，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瑛作理科学长。李大钊、李四光、鲁迅等人也是他首肯请进北京大学任教的。同时，他也把刘申叔、黄季刚极端维护古文的人聘为教授。就是像王国维、刘羽这样的复辟保皇党人也请来北京大学任教。一时间，全国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云集北京大学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论，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、思想的中心……。

蔡元培针对北京大学的学生不事学术研究，放眼官场的旧习，明确提出改革学生的观念。他有一句名言：“大学学生，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。”在学生中的影响极大。为了整顿校风，他制定了许多措施，像出布